

C40-4514

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爲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鬼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樂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王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提椎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

C40
4514
190

坐一切寂然。毘鉢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往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一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

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窓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過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于合國。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

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到於庵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群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氍毹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群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

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粗類秦土亦以氍毹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卽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

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梵術天觀彌勒
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
成像長八丈足跌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
供養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
崖岸嶮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
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
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蹶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
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衆僧問法顯
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
相傳自立彌勒菩薩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賣經律過

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
時由茲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
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
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烏菴
國烏菴國是正北天竺也畫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
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
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
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
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卽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
或長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

亦悉現在石高丈四濶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
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
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
薩化作鷹鵠割肉貿鵠處佛卽成道與諸弟子遊行
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鵠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
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日行到健陀衛國是阿
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
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
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
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

二日至投身餓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
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通上
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健陀衛國南行四
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
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剎膩伽於此處起塔後膩
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
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
言大善於是王卽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
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
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卽自傍出大塔

南高三尺許佛鉢卽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旣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畱鎮守種種供養可有七日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木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

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瑠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

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地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買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

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髮髯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

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三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毘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

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牀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離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

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
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爲惡人與
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
相撻撲國中不養猪雞不賣生口市無屠沽及酤酒
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
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衆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
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
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
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
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

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
法衆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毘曇律
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
漿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種香華
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
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
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
阿毘曇師者供養阿毘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
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
利觀世音等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

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
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新
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無大山
川正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國名僧伽施
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
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
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卽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
世尊目連卽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
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旣還于時八國大
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

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卽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
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卽以神足化作轉
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上下時化作
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
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
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旣下三階俱
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
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卽於階上起精舍
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
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瑠璃有外道

論師與沙門諍此在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
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枉頭
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
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
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
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二佛并
釋迦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
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
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與
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災害使

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置坐處又爲
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三人到龍舍中
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
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
問訊遍便化去年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
無比諸國人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
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
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
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別有佛
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國王言汝能

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糞穢汝復能除不
鬼神卽起大風吹之令淨此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
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
復計數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
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
處生草此處獨不生及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若
地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七
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傳云
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度恒水南

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
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
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刺土中卽生長七尺不
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妒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
續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
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希曠都
有二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
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鴛掘魔得道般泥洹燒身處後
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門生嫉妒心欲毀
壞之天卽雷電霹靂終不能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

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
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
木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佛
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
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卽避
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
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
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
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旛蓋散華
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及

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
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
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
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共
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
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
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
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
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
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

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
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
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毘舍佉
毋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園落有
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卽須達長者布金錢
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
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
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
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
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

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卽化作白鼠齧其
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
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
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
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
所以名影覆者日在酉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
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
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燃燈供養至明
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
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

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市供養佛已忽然不見
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卽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繞
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
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
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
牀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
耳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
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
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
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

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
到一邑名那毘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
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
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
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
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
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
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
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擗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
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

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
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
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
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
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
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
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
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
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
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

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
衛國大空荒人民希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
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
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卽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
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
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
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
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
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群象
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

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
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
掃道人卽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
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
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
三由延大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
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
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
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
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

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
戶從此東南行十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
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壑不得渡佛
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
由延到毘舍離國毘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住
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佛起塔
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圍施佛作佛
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毘舍離城西門廻身
右轉顧看毘舍離城告諸弟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
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

者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卽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徃征伐無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太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求伐吾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

夫人卽以兩手搆兩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我母卽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卽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告阿難言我却後二月當般泥洹魔王婁固阿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後百年有毘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夫者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

阿難從摩竭國向毘舍離欲般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卽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毘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

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資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卽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尊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竝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

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轡握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瑠璃莊校其上懸繒旛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

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腳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閭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有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犂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

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卽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苾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頽鞞處尼犍子作火

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鵬鷺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鵬鷺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

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
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
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
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
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卽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
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
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
餘那尸摩餘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搏南山西行三
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
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

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飾
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
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
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
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
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觀厭患是身
卽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
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
旣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
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

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人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自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卽便在前

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繞諸天化作七寶臺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麴蜜處處迦葉兄弟

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
 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繞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
 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于今
 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
 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
 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卽以一掬土施佛
 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
 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卽問
 群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
 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

罪人耶卽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王治罪人者臣
 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卽遣臣遍求惡人見泄
 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脚鉤兼魚口呼禽
 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
 密勅之汝作四方高牆內殖種種華果作好浴池莊
 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
 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
 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
 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復有人入獄卒內
 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

空如泡如沫卽得阿羅漢旣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卽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卽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卽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群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述悶蹠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穌王卽以塼累四邊以百觔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

已樹便卽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卽差此山中卽日故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卽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

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隣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隣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

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睺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嚩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二層作師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鵠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廻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

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牕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登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任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于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嚩國險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賣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還

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奈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卽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毘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

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毘曇故法顯
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旣到中國見沙門
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
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
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
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
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
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
藍盡有僧任佛法亦興法顯任此二年寫經及畫像
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

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大
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
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
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
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
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
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直取物因商
人來往往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
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
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

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灸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城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

柱樹樹當柱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饑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卽生貪心欲奪取之日乃悟卽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曰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持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恠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爲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正無畏山精舍

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牽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犢或作睺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

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
名摩訶毘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
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
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卽
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
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梅檀沉水諸香木四
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帀蒙積上作大輦牀似此
間輦車但無龍魚耳當闇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
以華香供養從輦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輦
著積上酥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

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闇維闇維已收
檢取骨卽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
篤信佛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
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
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
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
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犍陀衛
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
千百年當至于闐國任若干百年當至屈次國若干
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任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

千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卽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頻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

善起慈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弟子出家人及受二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卽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卽斫斷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

漏卽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卽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鼃鼃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

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資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

商人躊躇不敢便。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藁蘆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

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日欲取挑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疑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留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禪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

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厄
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
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
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
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
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
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
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
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
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契無功業而不成成夫

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法顯傳一卷

音釋

燉煌

燉徒渾切煌胡切燉煌郡名崎嶇去飢切嶇豈俱

鳥音

緇

古恒切

搪揆

搪徒郎切揆徒切揆骨切揆揆觸也齧五結切

櫛

也

嶮

嶮虛儉切嶮嶮危也

呬

呬吹氣也

於耕切
瓦器也

比丘尼傳卷第一

第二
同卷

晉莊嚴寺釋寶唱撰

序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唯體率由於天真抑亦
勵景行於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
亦驥之乘斯則風列英徽流芳不絕者也是以握筆
懷鉛之客將以語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誠
於後世故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于羅衛
佛日顯於閭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
源於愛道登地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

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跡歲曆蟬聯陵夷訛紊於是時
澆信謗人或存亡微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
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爲首綿
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瑤窮苦行之節法辯僧果
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令
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出竝淵深岳峙金聲
玉震實惟菽葉之貞幹季緒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
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每懷
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
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爲之立傳起晉咸和訖梁
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
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疎或有遺漏博雅君子箴
其闕焉

洛陽竹林寺竺淨檢尼一

趙建賢寺安令首尼二

司州西寺智賢尼三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四

建福寺康明感尼五

北永安寺曇備尼六

建福寺慧湛尼七

延興寺僧基尼八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九

洛陽城新林寺道容尼十

司州寺令宗尼十一

簡靜寺支妙音尼十二

何后寺道儀尼十三

洛陽竹林寺竺淨檢尼傳一

淨檢本姓种名令儀彭城人父誕武威太守檢少好學早寡家貧常爲貴遊子女教授琴書聞法信樂莫由諮稟後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於宮城西

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爲說法檢因大悟念及強壯以求法利從始借經遂達旨趣他日謂始曰經中云比丘比丘尼願見濟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衆此土其法未具檢曰旣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當爲問和上和上云尼戒大同細異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無和上尼無所依止耳檢卽剃落從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於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其諮淨檢過於成德和上者西域沙門智山也住罽賓國寬和有智思雅習禪誦晉永嘉末來

達中夏分衛自資語必弘道時信淺薄莫知所稟建武元年西返罽賓後竺佛圖澄還述其德業皆追恨焉檢蓄徒養衆清雅有節說法教化如風靡草晉咸康中沙門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興平元年二月八日於洛陽譯出外國沙門曇摩羯多爲立戒壇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爲難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檢等四人同壇止從大僧以受具戒晉土比丘尼亦檢爲始也當其羯磨之日殊香芬馥闔衆同聞莫不欣歎加其敬仰善修戒行志學不休信施雖多隨得隨散常自後已每先於人到咸康

末忽復聞前香并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因語衆曰好持後事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霓直屬于天時年七十矣

僞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二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父仲仕僞趙外兵部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婢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首曰端心業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首

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
圖澄澄曰君歸家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臘
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
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
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
死大苦向得其邊仲還許之首便剪落從澄及淨檢
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
象鼻澡罐與之博覽群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
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
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仲

爲黃門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賢尼傳三

智賢本姓趙常山人也父珍扶柳縣令賢幼有雅操
志槩貞立及在緇衣戒行修備神情凝遠曠然不雜
太守杜霸篤信黃老憎疾釋種符下諸寺尅日簡汰
制格高峻非凡所行年少怖懼皆望風奔駭唯賢獨
無懼從容與居自若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簡試之
日尼衆盛壯唯賢而已霸先試賢以格格皆有餘賢
儀觀清雅辭吐辯麗霸密挾邪心逼賢獨住賢識其
意誓不毀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

賢二十餘瘡悶絕躡地霸去乃甦倍加精進菜齋苦
節門徒百餘人常如水乳及符堅僞立開風敬重爲
製織繡袈裟三歲方成價直千萬後任司州西寺弘
顯正法開長信行晉太和中年七十餘誦正法華經
猶日夜一遍其所住處衆鳥依栖經行之時嗚呼隨
逐二云二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傳四

妙相本姓張名珮華弘農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
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禮
相惡之告求離絕因請出家父竝從之精勤蔬食遊

心慧藏明達法相任弘農北岳蔭林西野徒屬甚多
悅志閑曠遁景其中二十餘載厲精苦行久而彌篤
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是
故其所啓訓皆能弘益晉永和中弘農太守請七日
齋座上白衣諮請佛法言挾不遜相正色曰君非直
見慢亦大輕邦宰何用無禮苟出人間耶於是稱疾
而退當時道俗感歎服焉後枕疾累日臨終恬悅顧
語弟子曰不問窮達生必有死今日別矣言絕而終
建福寺康明感尼傳五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經爲虜賊所獲欲

以爲妻備加苦楚誓不受辱詭使牧羊經歷十載懷
歸轉篤反途莫由常念三寶兼願出家忽遇一比丘
就請五戒仍以觀世音經授之因得習誦晝夜不休
願得還家起五層塔不勝憂念逃走東行初不識路
晝夜兼涉逕入一山見有斑虎去之數步初甚恐懼
少却意定心願逾至遂隨虎而行積日彌旬得達青
州將入村落虎便不見至州復爲明伯連所虜音問
至家夫兒迎贖家人拘制其志未諧苦身勤精三年
乃遂專篤禪行戒品無愆脫有小犯輒累晨懺悔憂
見瑞相然後乃休或見雨花或聞空聲或覩佛像或

夜善夢年及桑榆操業彌峻江北子女師奉如歸晉
太和四年春與惠湛等十人濟江詣司空公何充充
一見敬重于時京師未有尼寺充以別宅爲之立寺
問感曰當何名之答曰大晉四部今日始備檀越所
建皆造福業可名曰建福寺公從之矣後遇疾少時
便卒

北永安寺曇備尼傳六

曇備本姓陶丹陽建康人也少有清信願修正法而
無有昆弟獨與母居事母恭孝宗黨稱之年及笄嫁
微幣弗許母不能違聽其離俗精勤戒行日夜無怠

晉穆皇帝禮接敬厚嘗稱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尠有曇備儔也到永和十年后立寺于定陰里名曰永安今爲何后寺也謙虛導物未嘗有矜慢之容名譽日廣遠人投集衆三百人年七十二泰元二十一年卒弟子曇羅博覽經數機才贍密

勅續師任更立四層塔講堂房宇又造臥像及七佛龕堂云云

建福寺惠湛尼傳七

惠湛本姓任彭城人也神貌超遠精操殊特淵情曠遠濟物爲務惡衣蔬食樂在其中嘗荷衣山行逢群

劫欲舉刃向湛手不能勝因求湛所負衣湛歡笑而與曰君意望甚重所獲殊輕復解其衣裏新裙與之劫卽辭謝併以還湛湛捨之而去建元三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請居建福寺住云云

延興寺僧基尼傳八

僧基本姓明濟南人也綰髮志道秉願出家母氏不聽密以許娉秘其聘禮迎接日近女乃覺知卽便絕糧水漿不下親屬禁請意不可移至於七日母呼女婿婿敬信見婦殆盡謂婦母曰人各有志不可奪也母卽從之因遂出家時年二十一內外親戚皆來慶

慰競施珍席爭設名供州牧給伎郡守親臨道俗咨
嗟歎未曾有基淨持戒範精習經數與曇備尼名輩
略齊機樞最密善事議秉皇帝雅相崇禮建元三年
皇后褚氏爲立寺於都亭旦運巷內名曰延興基尼
寺任徒衆百餘人當事清明道俗加敬年六十八隆
安元年卒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傳九

竺道馨本姓楊太山人也志性專謹與物無忤沙彌
時常爲衆使口恒誦經及年二十誦法華維摩具足
戒行後研求理味蔬食苦節彌老彌勵住洛陽東寺

雅能清談尤善小品貴在理通不事辭辯一州道學
所共師宗比丘尼誦經馨其始也晉泰和中有女人
楊令辯篤信黃老專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
馨道王其術寢亡令辨假結同姓數相去來內懷妒
嫉同行毒害後竊以毒藥內馨食中諸治不愈弟子
問往誰家得病答曰我甚知王皆藉業緣汝無問也
設道有益我尚不說況無益耶不言而終

新林寺道容尼傳十

道容本住歷陽烏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禍
福世傳爲聖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布席下驗其

凡聖果不妄焉及簡文帝先事清水道師道師京都
所謂王濮陽也第內爲立道舍客亟開導未之從也
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滿於室內帝疑
容所爲也而莫能決踐祚之後烏巢太極殿帝使曲
安遠筮之云西南有女人師能滅此怪帝遣使往烏
江迎道容以事訪之答曰唯有清齋七日受持八戒
自當消弭帝卽從之整肅一心七日未滿群鳥競集
運巢而去帝深信重卽爲立寺資給所須因林爲名
名曰新林卽以師禮事之遂奉正法往後晉顯尚佛
道容之力也建孝武時彌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絕跡

不知所在帝勅其衣鉢故寺邊有冢云云

司州寺令宗尼傳十一

令宗本姓滿高平金鄉人幼有清信鄉黨稱之家遇
喪亂爲虜所驅歸誠慊至稱佛法僧誦普門品拔除
其肩託云惡爲疾求訴得放隨路南歸行出冀州復
爲賊所逐登上枯樹專誠至念捕者前望終不仰視
尋索不得俄爾而散宗下復去不敢乞食初不覺饑
晚達孟津無船可濟惓惓憂懼更稱三寶忽見一白
鹿不知所從來下涉河流沙塵隨起無有波瀾宗隨
鹿而濟曾不沾濡平行如陸因得達家仍卽入道誠

心冥詣學行精懇開覽經法深義入神晉孝武聞之遣書通問後百姓遇疾貧困者衆宗傾資賑給告乞人間不避阻遠隨宜贍恤蒙賴甚多忍饑勤苦形容枯悴年七十五忽早召弟子說其夜夢見一大山云是須彌峻峰秀絕高與天連寶飾莊嚴暉曜爛日法鼓鏗鎗香煙芬馥語令吾前愕然驚覺卽體中忽有異於常雖無痛惱狀如昏醉同學道津曰正當是極耳交言未竟奄忽遷神

簡靜寺支妙音尼傳十二

妙音未詳何許人也幼而志退居處京華博學內外

善爲文章晉孝武帝太傅會稽王道子竝相敬奉每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談論屬文雅有才致藉甚有聲太傅以太元十年爲立簡靜寺以音爲寺主徒衆百餘人一生內外才義者因之以自達供覲無窮富傾都邑貴賤宗事門有車馬日百餘乘荊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爲忱所挫折聞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爲黃門侍郎生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禦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爲堪圖州旣而列宗問妙音荊州缺外聞云誰應作者答曰貧道出家人豈容及俗中論議如聞內外

傳

比丘尼傳卷二

三

德二

談者竝云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荆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忼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云

何后寺道儀尼傳十三

道儀本姓賈鴈門樓煩人惠遠姑也出適同郡解直直爲潯陽令亡儀年二十二棄捨俗累披著法衣聰明敏哲博聞強記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精義達理因心獨悟戒行高峻神氣清逸聞中畿經律漸備講集相續晉泰元末至京師住何后寺端心律藏妙究精微身執卑恭在幽不惰衣裳麤弊自執杖鉢清散無矯道俗高之年七十八遇疾而篤執心彌勵誦念

無殆弟子請曰願加消息冀蒙勝損答曰非汝所宜言絕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一

比丘尼傳卷第二

宋莊嚴寺釋寶唱撰

景福寺慧果尼十四

建福寺法盛尼十五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十六

傳

比丘尼傳卷二

三

敬二

建福寺道瑗尼十七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十八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十九

南安寺慧瓊尼二十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二十一

梁郡築弋村寺慧木尼二十二

吳縣南寺法勝尼二十三

永安寺僧端尼二十四

廣陵中寺光靜尼二十五

蜀郡善妙尼二十六

廣陵僧果尼二十七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二十八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二十九

東青園寺業首尼三十

景福寺法辯尼三十一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三十二

竹園寺慧濟尼三十三

普賢寺寶賢尼三十四

普賢寺法淨尼三十五

蜀郡永康寺慧曜尼三十六

宋景福寺慧果尼十四

慧果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節不衣綿纈篤好毘尼戒行清白道俗欽羨風譽遠聞宋青州刺史北地傳

弘仁雅相歎貴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曇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願借券書見示永初三年割宅東面爲立精舍名曰景福

寺以果爲綱紀囑遺之物悉以入僧衆業興隆大小悅服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測厥後得無異耶答曰無異又問就如律文戒師得罪何無異耶答曰有尼衆處不二歲學故言得罪耳

又問乃可此國先未有尼非閭浮無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爲有處不可不如法耳又問幾許里爲邊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艱阻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燈等五人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愛頂腦春秋七十餘元嘉十年而卒弟子慧意慧鎧竝以節行聞于時也

建福寺法盛尼十五

法盛本姓聶清河人也遭趙氏亂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於建福寺出家才識惠解率由敏悟自以桑榆之齒流寓皇邑雖復帝道隆寧而猶懷舊土唯有

探賸玄宗乃可以遺憂忘老耳遂從道場寺偶法師
受菩薩戒晝則披陳玄素夕則清言味理漸冉積時
神情朗贍雖曰暮齒有逾壯年常願生安養謂同業
曇敬曇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
十七日塔下禮佛晚因遇病稍就綿篤其月晦夕初
宵假寐如來乘空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俄與大眾
騰芳路謫臨省盛疾光明顯燭一寺咸見僉來問盛
此何光色盛具說之言竟尋絕年七十二豫章太守
吳郡張辯素所尊敬爲之傳述云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十六

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常遊行教化歷
履邦邑每屬機緣不避寒暑南至荆楚仍任江陵牛
牧精舍誦法華首楞嚴等經旬日通利陝西道俗皆
歸敬禮觀覽經論未曾廢息元嘉十四年十月爲苦
行齋七日乃立誓言若誠齋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
土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五日中午宵寺東林樹靈
光赫然卽以告衆衆皆欣敬加悅服焉寺主法弘後
於光處起立禪室初玉在長安於薛尚書寺見紅白
色光燭曜左右十日小歇後六重寺沙門四月八日
於光處得金彌勒像高一尺云

傳

建福寺道瑗尼十七

卷二

建福寺道瑗尼十七
道瑗本姓江丹陽人也年十餘博涉經史成戒已後
明達三藏精勤苦行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凡所
修福多憑斯寺富貴婦女爭與之遊以元嘉八年大
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軀帳座宛具瓦官
寺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軀雜
事旛蓋於建福寺造臥像并堂又制普賢行像供養
之具靡不精麗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無量壽像以
其年四月十一日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皆如金
色道俗相傳咸來修敬瞻觀神輝莫不歎悅復以元
皇后遺物開拓寺南更造禪房云云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十八

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稱幼受五戒
未嘗起犯元嘉中遭父憂因毀遺疾自無痛痒唯黃
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瘳因爾發願願疾痊可得
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
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
七日夜見空中寶蓋垂覆其上云云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十九

玄藻本姓路吳郡人也安荀女也

宜驗記云是
卽安荀也

藻年

傳

江陵傳卷二

六

卷二

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太玄臺寺釋
法濟語安荀曰恐此病由業非醫所消貧道案佛經
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
能與女竝捐棄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
安荀然之卽於宅內設觀世音齋澡心潔意傾誠戴
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日夜忽見金像高尺
許三摩其身從首至足卽覺沉痾豁然消愈旣靈驗
在躬遂求出家求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
菜食長齋三十七載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
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

南安寺慧瓊尼二十

慧瓊者本姓鍾廣州人也履道高潔不味魚肉年垂
八十志業彌勤常衣芻麻不服綿纈綱紀寺舍兼行
講說本經任廣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
子母王氏以地施瓊修立爲寺號曰南永安寺至
二十二年蘭陵蕭承之爲起外國塔瓊以元嘉十五
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悉嚴麗因移住之以南
安施沙門慧智瓊以元嘉二十四年隨孟顗之會稽
至破岡卒勅弟子云吾死後不須埋藏可借人剝裂
身體以食衆生至於終盡不忍屠割乃告句容縣典

著山中欲使鳥獸自就噉之經十餘日儼然如故顏色不異令使村人以米散屍邊鳥食遠處米盡近屍之粒皆在弟子慧朗在都聞之奔馳奉迎還葬高座寺前崗墳上起塔云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二十一

普照本姓董名徐悲渤海安陵人也少秉節築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師遊學廣陵建熙精舍率心奉法闡衆嘉之及師慧敬亡息於慶弔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成勞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

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甦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驚問何來答以其事卽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萬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無所識時風雲高靡區墟嚴淨西面尤明意欲前進僧乃不許因爾廻還豁然醒寤後七日而卒年二十五

梁郡築弋村寺慧木尼二十二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慧超受持十戒居梁郡築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

母老病口中無齒木但嚼鋪飴母爲口不淨不受大
戒日夜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戒壇與天皆黃金色舉
頭仰視南見一人著襖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
語木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人多諸感
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乃詐之曰汝爲道積年竟
無所益便可養髮當爲訪壻木聞心愁因述所見卽
受具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及受戒竟再覽便
誦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廣施
四衆云

吳縣南寺法勝尼二十三

法勝不知何許人也任吳縣南寺恭信恪勤衆所知
識宋元嘉中河內司馬隆爲毘陵丞遇抄戰亡妻山
氏二親早沒復無兒女年又老大入吳投勝勝接待
如親後百餘日山氏遇病病涉三年甚經危篤勝本
無蓄積贍待醫藥皆資乞告不憚寒暑山氏遂得愈
衆益稱貴之後遊京師進修禪律該通定慧探索幽
隱訓誘眷屬不肅而成動不徇利靜不求名殷勤周
至莫非濟物年造六十疾病經時自言不差親屬怪
問答云昨見二沙門道知如此頃之復言見二比丘
非前所見者偏袒若肩手各執花立其牀後遙見一

佛坐蓮華上光照我身從此已後夕不復眠令人爲轉法華經至于後夜氣息稍微命令止經爲我稱佛亦自稱佛將欲平明容貌不改奄忽而終焉

永安寺僧端尼二十四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姊妹篤信誓願出家不當聘綵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并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雨淚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語云汝婿命盡汝但精勤勿懷憂念明日其婿爲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

念空閑似不能言及辯析名實其辭疊疊誦大涅槃經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綱紀衆務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彌敬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卒弟子普敬普要皆以苦行顯名竝誦法華經

廣陵中寺光靜尼二十五

光靜本姓胡名道婢吳興東遷人也幼出家隨師住廣陵中寺靜少而厲行長習禪思不食甘肥將受大戒絕穀餌松具戒之後積十五年雖心識鮮明而體力羸憊祈誠慊到每輒感勞動經晦朔沙門法成謂

曰服食非佛盛事靜聞之還食粳糧倍加勇猛精學不倦從學觀者行常百許人元嘉十八年五月遇疾曰我狀苦此身其來久矣於是牽病懺悔不離心性理恬明神氣怡悅至十九年歲旦飲粒皆絕屬念兜率心心相續如是不斷至四月八日夜殊香異相滿虛空中其夜命終

蜀郡善妙尼二十六

善妙本姓歐陽繁縣人也少出家性用柔和少瞋喜不營好衣不食美食有妹婿亡孀居無所依託攜一稚子寄其房內常聞妙法自慨生不值佛每一言此

流涕歔歔悲不能已同住四五年未嘗見其食妹作食熟呼妙共食妙云我適於某處食竟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如此積年妹甚愧恨白言無福婿亡更無親屬攜兒依姊多所穢亂姊當見狀故不與共食耳流淚而言言已欲去妙執其手喻之曰汝不解我意我幸於外得他供養何須自損家中食汝但安住我尋遣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妹聞此而止妙乃自續作布買數斛油瓦甕盛之著庭中語妹云欲擬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纏而燒其身火已親頂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我今捨壽可遍告

諸尼速來共別比諸尼驚至命猶未絕語諸尼云各勤精進生死可畏當求出離慎勿流轉我捨此身供養已二十七返止此一身當得初果

問蓋土人或云元嘉十七八年

旃身或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備記之耳

廣陵僧果尼二十七

僧果本姓趙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宿植信解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中食父母嘉異及其成人雖專到緣礙參差年二十七方獲出家師事廣陵慧聰尼果戒行堅明禪觀清白每至入定輒移昏曉綿神淨境形若枯木淺識之徒或生疑反元嘉六年有外

國舶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後少時問果曰此國先來已曾有外國尼未答曰未有又問先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從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發起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愛道八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爲和上此其高例果雖答然而如心有疑具諮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諮曰得重受不答曰戒定慧品從微之著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難提復將師子國錢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次第重受二百餘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時宴坐經

日維那故觸謂言已死驚告寺官寺官共視見果身
冷肉彊唯氣息微傳始欲昇徙便自開眼談笑尋常
於是遇者駭伏不知所終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二十八

靜稱本姓劉名勝譙郡梁人也戒業精苦誦經四十
五萬言寺傍山林無諸囂雜遊心禪默永絕塵勞曾
有人失牛推尋不已夜至山中望見寺林火光熾盛
及至都無常有一虎隨稱去來稱若坐禪蹲踞左右
寺內諸尼若犯罪失不時懺悔者虎卽大怒懺悔若
竟虎乃怡悅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次問

訊欣然若舊女姓裴名文姜本博平人也性好佛法
聞南國道富開託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旣同苦節
二人竝不資五穀餌麻朮而已聲達虜都虜謂聖人
遠遣迎接二人不樂邊境故穢聲跡危行言遜虜王
爲設肴饌皆悉進噉因此輕之不復拘留稱與文姜
復還本寺稱年九十三無疾而卒矣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二十九

法相本姓侯燉煌人履操清貞才識英拔篤志好學
不以屢空廢業情安貧窶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
家道多故符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彌深

常割衣食好者施人惠宿尼寺僧諫曰惠宿資野言
不出口佛法經律曾未措心欲學禪定又無師範專
頑拙訥是下愚人耳何以不種上田而修此下福答
曰由之勝負唯聖乃知我既凡人寧立取捨遇有如
施何關作意耶惠宿後建禪齋七日至第三日夜與
衆共坐衆起不起衆共觀之堅如木石牽持不動咸
謂已死後三日起起後如常衆方異之始悟法相深
相領照矣其如此類前後非一相年達桑榆操行彌
篤年九十餘元嘉末卒也

東青園寺業首尼三十

業首本姓張彭城人也風觀峻整戒行清白深解大
乘善構妙理彌好禪誦造次無忘宋高祖武皇帝雅
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元
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
立寺舍名曰青園齊肅徒衆甚有風規潘貴妃歎曰
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爲首更廣
寺西勑立佛殿復拓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
興顯衆二百人法事不絕春秋稍高仰者彌盛累以
耆艾自陳衆咸不許年九十大明六年卒時又有淨
哀寶英法林竝以治身清約有聲京縣哀久習禪誦

任事清允泰始五年卒英建塔五層閣理有勤蔬食
精進泰始六年卒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懈元徽元年
卒

又有弟子曇賞兼通禪律簡絕榮華不闕朝市元徽
六年卒

景福寺尼法辯三十一

法辯丹陽人也少出家爲景福寺惠果尼弟子忠謹
清慎雅有素儉弊衣蔬食不甘五辛高簡之譽早盛
京邑相州刺史瑯琊王郁甚相敬禮後從道林寺外
國沙門曇良耶舍諮稟禪觀如法修行通極精解每

預衆席恒如睡寐嘗在堂齋散不起維那驚觸如木
石焉馳以相告皆來就視須臾出定言語尋常衆咸
歎服倍加崇重大明七年而卒年六十餘先是一日
上定林寺超辯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麗服玩光赫
非世所有男女莊飾充滿其中唯不見有主卽問其
故答景福寺尼法辯當來生此明日應到辯至其日
唯覺肉戰卽遣告衆大小皆集自云有異人來我左
右乍顯乍晦如影如雲言訖坐絕其後復有道照僧
辯亦以精進知名道照本姓楊北地徐人也飯蔬誦
經爲臨賀王之所供養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三十二

道綜未詳何許人住江陵三層寺少不以出家居心長不以同物爲汚汎賢愚之際從道而已跡雖混成所度潛廣以宋大明七年三月十五日夜自練油火關顙旣然耳目就毀誦詠不輟道俗咨嗟魔正同駭率土聞風皆發菩提心宋徵士劉虬雅相宗重敬爲製偈讚云

竹園寺慧濬尼三十三

慧濬本姓陳山陰人也幼而穎悟精進邁群旦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中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

家有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許之從道內外墳典經眼必誦深禪秘觀無不必入靜而無競和而有節朋遊舊狎未嘗戲言宋太宰江夏王義恭雅相推敬常給衣藥四時無爽不畜私財悉營寺舍竹園成立濬之功也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大明八年卒葬于傅山同寺有僧化尼聰穎卓秀多誦經律蔬食苦節與濬齊名

普賢寺寶賢尼三十四

寶賢本姓陳陳郡人也十六丁母憂三年不食穀以葛芋自資不衣纈繒不坐牀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

操行精修博通禪律宋文皇帝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明帝卽位賞接彌崇以泰始元年勅爲普賢寺主二年又勅爲都邑僧正甚有威風明斷如神善論物理群枉必釋秉性剛直無所傾撓初晉興平中淨檢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指從大僧景福寺惠果淨音等以諮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國土無二衆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耳後諸好異者盛相傳習典制稍虧永徽

二年法穎律師於晉興寺開十誦律題其日有十餘尼因下講欲重受戒賢乃建僧局賫命到講座鳴木宣令諸尼不得輒復重受戒若歲審未滿者其師先應集衆懺悔竟然後到僧局僧局許可請人鑒檢方得受耳若有違拒卽加擯斥因茲已後矯競暫息在任清簡才兼事義安衆惠下肅然寡欲世益高之年七十七昇明元年卒

普賢寺法淨尼三十五

法淨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淨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潔明於事理學思精

研深究義與與寶賢尼名輩略齊宋明皇帝異之泰始元年勅任普賢寺宮內接遇禮兼師友二年勅爲京邑都維那在事公正確然殊絕隨方引汲德化如流荆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覲求結知識其陶冶德風皆此類也諮其戒範者七百人年六十五永徽元年卒

蜀郡永康寺惠曜尼三十六

惠曜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普燒身供養三寶泰始末言於刺史劉亮亮初許之有趙虔恩妾王氏甕塔曜請塔上燒身王氏許諾正月十五日夜將諸

弟子齎持油布往至塔所裝束未訖劉亮遣信語諸尼云若曜果燒身者永康一寺竝與重罪曜不得已於此便停王氏大瞋云尼要名利詐現奇特密貨內人作如此事不爾夜半城內那知曜曰新婦勿橫生煩惱捨身關我傍人豈知於是還寺斷穀服香油至昇明元年於寺燒身火來至面誦經不輟語諸尼云收我遺骨止得二升及至火滅果如其言未燒之前一月日許有胡僧年可二十形容端正髣髴黑毛長六七尺極細軟人問之譯語答云從來不覆是故生毛耳謂曜曰我任波羅柰國至來數日聞姊欲捨身

故送銀甕相與曜卽頂受未及委悉忽忽辭去遣人
追留出門便失以此甕盛其舍利不滿二合云云

比丘尼傳卷第二

音釋

驥几利切騏直弓切種直弓切笄居奚切忱氏甚切舖奔謨切

也也飴弋支切羸力追切憊步拜切媼色莊切濬私切

切遺也確苦角切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比丘尼傳計字一萬二千二百
該銀五兩九錢四分
順治十八年十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比丘尼傳卷第三

第四
同卷

齊莊嚴寺釋寶唱撰

東莞曾成法緣尼三十七

南永安寺曇徹尼三十八

崇聖寺僧敬尼三十九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四十

華嚴寺妙智尼四十一

建福寺智勝尼四十二

禪基寺僧益尼四十三

東青固寺法全尼四十四

普賢寺淨曜尼四十五

法音寺曇簡尼四十六

法音寺淨珪尼四十七

集善寺慧緒尼四十八

錢唐齊明寺超明尼四十九

法音精舍曇勇尼五十

剡齊興寺德樂尼五十一

東莞曾成法緣尼三十七

法緣者本姓俞東莞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歲法緣妹法緣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

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佛爲開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能便作外國書語及講經見西域人言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田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颺上天父母憂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語云汝前世因緣應而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爲立法名大曰法緣小名法緣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也法緣等還家卽毀神座繕立精舍晝夜講誦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汎峰嶺有若燈燭自此已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

上京諷誦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兼竝屈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因是士人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

南永安寺曇徹尼三十八

曇徹尼未詳何許人也少爲普要尼弟子隨要住南永安寺要道絜學優有聞當世徹秉操無矯習業不休佛法興義必欲總採未及成戒博究經論具足已後遍習毘尼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賸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隨方應會負褒成群五侯七貴婦女已下莫不修敬年六十三齊永明二年卒

崇聖寺僧敬尼三十九

僧敬本姓李會稽人也寓居林陵僧敬在孕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爲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爲師約不問男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可建八關卽命經營僧像未集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尼爲作弟子母卽從之及年五六歲聞人經唄輒能誦憶讀經數百卷妙解日深菜蔬刻已清風漸著逮元嘉中魯郡孔默出鎮廣州攜與同行遇見外國鐵薩羅尼等來向宋都竝風節峻異更從受戒深悟無常

乃欲乘舶汎海尋求聖跡道俗禁閑留滯嶺南三十餘載風流所漸獷俗移心捨園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爲立寺於潮亭名曰衆造宋明帝聞之遠遣徵迎番禺道俗大相悲戀還都勅任崇聖寺道俗向慕服其進止丹陽樂遵爲敬捨宅立寺後遷居之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竝欽風德覲施無礙年八十四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葬于鍾山之陽弟子造碑中書侍郎吳興沈約製其文焉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四十

僧猛本姓岑南陽人也遷居鹽官縣至猛五世矣曾

祖率晉正員郎餘杭令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號哭吐血死而復蘇三年告終示不滅性辭母出家行已清潔奉師恭肅疏糲之食止存支命行道禮懺未嘗疲怠說悔先罪精懇流淚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州吳郡張岱聞風貴敬請爲門師宋永徽元年淨虔尼入吳攜出京城仍住建福寺歷觀衆經以日係夜隨逐講說心無厭倦多聞強記經耳必憶由是經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怕然不側齊建元四年母病返東捨宅爲寺名曰齊明締構殿宇列植竹樹內外清靖狀若仙居

飢者撤簪以施之寒者解衣而與之嘗有獵者近於寺南飛禽走獸競來投猛而鷹犬馳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遏雖體被啄嚙而投者獲免同止數十人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愠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時又有僧瑗尼猛之從弟女也亦以孝聞業行高選慧悟疑深也

華嚴寺妙智尼四十一

妙智本姓曹河內人也稟性柔明陶心大化執持禁範如護明珠心勤忍辱與物無忤雖有毀惱必以和顏下帷窮年終日無悶精達法相物共宗之禪堂初

建齊武皇帝勅請智講勝鬘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衆雅服齊竟陵文宣王壇界鍾山集葬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于定林寺南齊侍中瑯琊王倫妻江氏爲著石讚文序立于墓左耳

建福寺智勝尼四十二

智勝者本姓徐氏長安人也寓居會稽于其三世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見招提整峻寶飾嚴華潛焉泣涕仍祈剪落王母問之具述此意謂其幼稚而未許之宋季多難四民失業時事紛紜奄冉積載

年將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獨行無倫絕塵難範
聽受大般涅槃經一聞能持後研律藏功不再受總
持之譽僉然改約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
隱而理妙逢涅不緇遇磨不磷大明中有一男子詭
期抱梁欲規不遜勝刻意淵深持操壁立正色告衆
衆錄付官守戒清淨如護明珠時莊嚴寺曇斌法師
弟子僧宗玄趣共直佛殿慢藏致盜乃失菩薩瓔珞
及七寶澡罐斌衣鉢之外室如懸磬無以爲備憂慨
輟講閉房三日勝宣告四部旬日備辦德感化行皆
類此也齊文惠帝聞風雅相接召每延入宮講說衆

經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宗敬焉勝志貞南金心皎北
雪纔成尼衆實允物望令旨仍使爲寺主衆所愛敬
如奉嚴尊從定林寺僧違法師受菩薩戒座側常置
香鑪勝乃捻香遠止之曰不取火已信宿矣所置之
香遂氤靄流煙咸歎其肅恭表應若斯也永明中作
聖僧齋攝心祈想忽聞空中彈指合掌側聽勝居寺
四十年未嘗赴齋會遊踐貴賤清閑靜處係念思惟
故流芳不遠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締構房宇
寺衆崇華勝捨衣鉢爲宋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永
明十年寢疾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到四月五日

告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乃披衣出臂臂有草善佛字字體鮮白色相明潤八日正中而卒年六十六葬于鍾山文帝給其湯藥凶事所須竝宜官備也

禪基寺僧蓋尼四十三

僧蓋本姓田趙國均仁人父完梁天水太守蓋幼出家爲僧志尼弟子住彭城華林寺忘利養悞毀譽承徽元年索虜侵州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任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旨歸專修禪定惟日弗足寒暑不變衣裳四時恒新日食但資一菜中飲而已受業於

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齊永明中移止禪基寺欲廣弘觀道道俗諮訪更成紛動乃別立禪房於寺之左宴默其中出則善誘詢詢不倦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四時資給雖以耆艾而志尚不衰終日清虛通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時寺又有法延尼者本姓許高陽人也精勤有行業亦以禪定顯名

東青園寺法全尼四十四

法全本姓戴丹陽人也端莊好靜雅勤定慧初隨宗瑗博綜衆經後師審隱遍遊禪觀晝則披文遠思夕

則歷觀妙境大乘與典皆能宣說三昧秘門竝爲師
匠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訓誘未聞獎成後學聽者修
行功益甚衆寺旣廣大閤理爲難泰始二年衆議欲
分爲二寺時寶嬰尼求於東面起立禪房更構靈塔
於是始分爲東青園寺昇明二年嬰卒衆旣新分人
望未緝乃以全爲寺主於是大小愛悅情無纖分年
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時寺復有淨練僧律惠形竝以
學顯名也

普賢寺淨曜尼四十五

淨曜本姓楊建康人也志道專誠樂法翹懇具戒之

初從濟瑗稟學精思研求究大乘之與十臘之後便
爲宗匠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
竟陵王請於第講維摩經後爲寺主二十餘年長幼
崇敬如事父母從爲弟子者四百餘人年七十二永
明十年卒時寺復有僧要光淨竝學行有聞也

法音寺曇簡尼四十六

曇簡尼本姓張清河人也爲法淨尼弟子遊學淮海
弘宣正法先人後已志在曠濟以齊建元四年立法
音精舍禪思靜默通達三昧德聲遐布功化日遠道
俗敬仰盛修供施時有慧明法師深愛寂靜本住道

林寺永明爲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飾僧多義學累講經論去來喧動明欲去之簡以寺爲施因移白山更立草菴以蔽風雨應時行乞取給所資常聚樵木云經營功德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積薪引火自焚捨生死身供養三寶近村見火競來赴救及至簡已遷滅道俗哀慟聲震山谷卽聚所餘爲立墳刹

法音寺淨珪尼四十七

淨珪本姓周晉陵人也寓居建康縣三世矣珪幼而聰穎一聞多悟性不狎俗早願出家父母憐之不違

其志爲法淨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粹經律博通三乘禪秘無不善達神量淵遠物莫能窺遺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進總持爲世法則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與曇簡尼同憩法音寺後移白山栖托樹下功化轉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與曇簡同夜燒身道俗哀赴莫不感咽收其舍利樹墳封刹焉

集善寺慧緒尼四十八

慧緒尼本姓閭丘高平人也爲人高率疎遠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發言吐論甚自方直略無迴避七歲便蔬食持齋志節勇猛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戒

業具足道俗所嗟時江陵復有隱尼西土德望見緒而異之遂乃契意相攜行道嘗同居一夏共習般若心形勤苦晝夜不息沈攸之爲刺史普沙簡僧尼緒乃避難下都及沈破敗後復還西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疑以宋昇明末出鎮荆陝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備盡四事時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荆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暢每稱其宿習不淺緒既善解禪行兼榮蔬厲節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敬信甚深從受禪法每有覲施受已隨散不嘗儲蓄意志高遠都不以生業關懷蕭王要共還都爲起寺舍在第東田之東名

曰福田寺常人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無正惡唯不復肯食顏貌憔悴苦求還寺還寺卽平愈旬日中輒復請入入輒如前咸不知所以爾俄而王薨禍故相續武皇帝以東田郊迫更起集善寺悉移諸尼還集善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黎第中還復供養善讀誦咒緒自移集善寺已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時內外既敬重此尼每勸其薨至後第內竺夫人欲建禪齋遣信先諮請尼云甚善貧道年惡此段實願一入第與諸夫娘別旣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作七日

禪齋不得休作詩竟言笑接人了不異常日高傲也
固具敘離云此段出寺方爲永別年老無復能入第
理時體中甚康健出寺月餘日便云病無乃有異於
恒夕日而卒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六十
九周捨爲立序讚又有僧威尼德合志同爲法眷屬
行道習觀親承音旨也

錢唐齊明寺超明尼四十九

超明本姓范錢唐人父考少爲國子生世奉大法明
幼聰穎雅有志尚讀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禮內外
之年二十一夫死寡居鄉隣求娉誓而不許因遂出

家住崇隱寺神理明澈道識清悟聞吳縣北張寺有
曇整法師道行精苦從受具足後在塗山聽慧基法
師講說衆經便究義旨一經於耳退無不記三吳士
庶內外崇敬尋還錢唐移憩齊明寺年六十餘建武
五年而卒時又有法藏尼亦以學行馳名矣

法音精舍曇勇尼五十

曇勇尼者曇簡尼之姊也爲性剛直不隨物傾動常
以禪律爲務不以衣食經懷憩法音精舍深悟無常
高崇我樂以建武元年隨簡因移白山永元二年二
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當時聞見咸發道

心共聚遺燼以立墳刹云

剡齊興寺德樂尼五十一

德樂本姓孫毘陵人也高祖毓晉豫州刺史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闇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遮至年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爲晉陵光尼弟子具戒已後並遊學京師住南永安寺篤志精勤以晝繼夜窮研經律言談典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宋大將軍立王國寺在松國寺北路請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

年同寺尼法淨曇覽染孔熙先謀人身窮法毀壞寺舍諸尼離散德樂樂智移憩東青園寺諮請深禪窮究妙境及文帝崩東遊會稽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學衆雲集從容教授道盛東南矣齊永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捨所居宅立齊明精舍樂綱紀大小悅服遠近欽風皆願依止徒衆二百餘人不聚覲施歲建一講僧尼不限平等資供年八十一永明三年卒剡又有僧茂尼本姓王彭城人也節食單蔬勤苦爲業用其親遺起竹園精舍焉

比丘尼傳卷第三

比丘尼傳卷第四

齊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禪林寺淨秀尼五十二

禪林寺僧念尼五十三

城都長樂寺曇暉尼五十四

高昌都郎中寺馮尼五十五

閑居寺惠勝尼五十六

東青園寺淨賢尼五十七

竹園寺淨淵尼五十八

竹園寺淨行尼五十九

南晉陵寺令玉尼六十

閑居寺僧述尼六十一

西青園寺妙禪尼六十二

樂安寺惠暉尼六十三

底山寺道貴尼六十四

山陰招明寺法宣尼六十五

禪林寺尼淨秀五十二

淨秀本姓梁安定烏氏人也祖疇征虜司馬文祭之
龍川縣都鄉侯淨秀幼而聰俊好行慈仁七歲自然
持齋家中請僧轉涅槃經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

令二親知若得鮭鱸密自棄去從外國沙門普練諮
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違犯禮拜讀誦晝夜不休年
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
財物唯充功德不營俗好不衣錦繡不著粉黛如此
推遷至二十九方得聽許爲青園寺首尼弟子事師
竭誠猶懼弗及三業勤修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
其首跋涉勤劬觸事關涉善神敬護常在左右時有
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尼當生堯率嘗二
人同於佛殿內坐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
唯秀惔然還房取燭還始登階復聞空中語曰諸尼

避路秀禪師歸他日又與數人於禪房中坐一尼鼾
眠睡中見有一人頭拄屋語之曰勿驚秀尼後時與
諸尼同坐一尼暫起還房見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
秀尼秀尼進止俯仰必遵律範欲請暉法師講十誦
律但有錢一千憂事不辦夜夢見鴉鵲鸚鵡雀子各
乘軒車大小稱形同聲唱言我當助秀尼講及至經
營有七十檀越爭設妙供後又請法穎律師重講十
誦開題之日澡罐中水自然香馥其日就座更無餘
伴起懼犯獨以諮律師律師答曰不犯秀觀諸尼未
盡如法乃歎曰洪徽未遠靈緒稍噴自非正已焉能

導物卽行摩那埵以自悔守合衆見之悉共相率退
思補過慚愧謝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
至都律範清高秀更從受戒而青園徒衆悟解不同
思立別任外嚴法禁內安禪默庶微稱已心宋南昌
公主及黃修儀以大明七年八月共施宜知地以立
精舍秀麻衣藿食躬執泥瓦夙夜盡勤製龕造像無
所不備同任十餘人皆以禪定爲業泰始三年明帝
勅以寺基所集宜名禪林寺秀手寫衆經別立經臺
在乎寺內娑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示其擁
護知識往來無不見者每奉諸聖僧果食之士必有

異迹又嘗七日供養禮懺胡跪攝心注想卽見二梵
僧舉手共語一稱彌佉羅一稱毘呾羅所著袈裟色
如熟桑甚秀卽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見他日又請阿
耨達池五百羅漢復請罽賓國五百羅漢又請京邑
大德二日大會第二日又見一梵僧合衆疑之因卽
借問云從罽賓來至已一年使守門人密加規視多
人共見從宋林門出始行十餘步奄忽不見又曾浴
聖僧內外寂靜唯有機杓之聲其諸瑞異皆類此也
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供施無廢年耆力
弱復不能行梁天監三年勅見聽乘輿至內殿五年

六月十七日苦心悶亂不復飲食彭城寺惠全法師
六月十九日夢見一柱殿嚴麗非常謂是堯率天宮
見淨秀在其中全卽囑之得生妙處勿忘將接秀曰
法師是大丈夫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全聞秀病往
看之述夢中事至七月十三日少間自夢見旛蓋樂
器在佛殿西二十二日請相識僧會別二十七日告
諸弟子曰我升堯率天宮言絕而卒年八十九
禪林寺僧念尼五十三

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父彌州從事史念卽招提
寺曇叡法師之姑也珪璋早秀才鑑明達立德幼年

十歲出家爲法護尼弟子從師住太后寺貞節苦心
禪思精密博涉多通文義兼美蔬食禮懺老而彌篤
誦法華經日夜七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資給齊永
明十年中移住禪林寺禪範大隆諮學者衆司徒竟
陵王四時供養年九十梁天監三年卒葬秣陵縣中
興里內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五十四

曇暉本姓青陽名白玉成都人也幼樂修道父母弗
許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
暉年十一啓母求請禪師諮禪法母從之耶舍一見

歎此人有分令其修習屬法育尼使相左右母已許嫁於暉之姑子出門有曰不展餘計育尼密迎還寺暉深立誓願若我道心不遂遂致逼迫者當以火自焚耳刺史覲法崇聞之遣使迎暉集諸綱佐及有望之民請諸僧尼窮相難盡法崇問曰汝審能出家不答曰微願久發特乞救濟法崇曰善遣使諮姑姑即奉教從法育尼出家年始十三矣從育學修觀行裁得稟受即於坐末便得人定見東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一如月而青即於定中立念云白者必是菩薩道青者聲聞法若審然者當令青者銷而白

光熾即應此念青光自滅白光熾滿及至起定爲育尼說育尼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時同坐四十餘人莫不歎其希有也後婿心疑以爲姦詐相率抄取將歸其家暉時年十六矣以婢使營衛不受侵逼婿無如之何復以許州刺史以賞異問暉良耶舍答曰此人根利慎勿違之若婿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貧道有一蒼頭即爲隨喜於是解釋後於禪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竝非師受時諸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於是聲馳遠近莫不歸服宋元嘉十九年臨川王臨南充延之至鎮時年二十一驃騎牧陝復

攜任南楚男女道俗北面擁帚者千二百人歲月稍流思母轉至固請還鄉德行既高門徒日衆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殿堂廂廊倏忽而成復營三寺皆悉神速莫不歎服稱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監三年卒初張峻隨父在益州嘗忽然直往不令預知同行賓客三十許人坐始定便下果粽竝悉時珍刺史劉悛後當率往亦復如之梁宣武王嘗送物使暉設百人會本言不出臨中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四百人將欲行道遣婢來倩人下食王卽遣入唯見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無雜手力王彌復歎其不

可量也或有問暉者曰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而造作云爲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答云貧道常自無居貯若須費用役五三金而已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故談者以爲有無盡藏焉時又有花光尼本姓鮮深禪妙觀洞其幽微遍覽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屬文述暉讚頌詞旨有則不乖風雅焉

偽高昌都郎中寺馮尼五十五

馮尼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因以姓爲號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齋蔬一食戒行精苦燒六指供養皆悉至掌誦大涅槃經三日一遍時有法

惠法師精進邁群爲高昌一國尼依止師馮後忽謂
法惠言阿闍黎來好馮是闍黎善知識聞黎可往龜
茲國金花寺帳下直日聞當得勝法法惠聞而從之
往至彼寺見直日直日歡喜以蒲萄酒一斗五升與
之令飲法惠驚愕我來覓勝法翻然飲我非法之物
不肯飲直日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遠來未
達此意恐不宜違卽頓飲之醉吐迷悶無所復識直
日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慚愧自椎其
身悔責所行欲自斷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日還
問曰已得耶答曰然因還高昌未至二百里初無音

信馮呼尼衆遠出迎候先知之迹皆類此也高昌諸
尼莫不師奉年九十六梁天監二年卒

梁閑居寺惠勝尼五十六

惠勝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居建康勝幼願出
家以方正自立希於語言言必能行身無輕躁旬日
不出戶牖見之者莫不敬異以宋元嘉二十一年出
家時年十八爲淨秀尼弟子住禪林寺以具戒後講
法華經隨習善寺緒尼學五門禪後從草堂寺惠隱
靈根寺法穎備修觀法奇相妙證獨得懷抱人見而
問之皆答云罪無輕重一時發露懺悔懇惻以晝係

夜貴賤崇敬供施不斷年八十一梁天監四年卒葬于白板山也

東青園寺淨賢尼五十七

淨賢本姓弘永世人住青園東寺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博窮經律言必典正雖不講說精究旨要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齟齬之年眠好驚魘勅從淨賢尼受三自歸悖寐卽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賓及明帝卽位禮待益隆資給彌重建齋設講相繼不絕當時名士莫不崇敬後總寺任十有餘載年七十五梁天監四年卒復有惠橋寶顥皆知名惠喬

坐禪誦經勤營衆務寶顥誦法華經明於觀行

竹園寺淨淵尼五十八

淨淵本姓時鉅鹿人也幼有成人之智五六歲時常聚沙爲塔刻木成像燒香禮拜彌日不足每聞人言輒難盡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戀慕膝下不食不寢飲水持齋諫曉不從終竟七日自爾之後蔬食長齋戒忍精苦不由課厲師友嗟敬遠近稱譽齊文帝大相欽禮四事供養信驛重沓年七十一梁天監五年卒

竹園寺淨行尼五十九

淨行卽淨淵尼第五妹也幼而神理清秀遠識道贍

傳
戒忍惠力竝顯名令惠講妙法蓮華維摩勝鬘等經
勤身蔬飯卓然衆表戒忍聰朗好學經目不忘惠力
雅識靈通無所矯競

閑居寺僧述尼六十一

僧述本姓懷彭城人也父僧珍僑居建康述幼而志
道八歲蔬食及年十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
寺淨秀尼出家節行精苦法檢不虧遊心經律靡不
遍覽後偏功十誦文義優洽復從隱審二法師諮受
秘觀遍三昧門移住禪林寺爲禪學所宗去來投集
更成囂動述因有隱居之志宋臨川王母張貴嬪聞

之捨所居宅欲爲立寺時制不得輒造到元徽二年
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吳充年華啓勅卽就締構堂殿
房宇五十餘間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禪寂爲樂名曰
閑居述動靜守真不敷浮飾宋齊之季世道紛喧且
禪且寂風塵不擾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禮遇
修飾一寺事事光奇四時供養未曾休息及大梁開
泰天下有道曰黑敬仰四遠雲萃而述不蓄私財隨
得隨散或賑濟四衆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軀竝皆
壯麗寫經及律一千餘卷標帙帶軸寶飾莊嚴年八
十四梁天監十二年卒葬于鍾山之西陽也

西青園寺妙禪尼六十二

妙禪本姓劉建康人也齠齔之年而神機秀發而幼出家住西青園寺戒行無點神情超悟故信布惠莫不懷之雅好談說尤善語笑講大涅槃法華十地並三十餘遍十誦毘尼母經敷說隨方導物利益弘多年七十梁天監十二年卒也

樂安寺惠暉尼六十三

惠暉本姓駱青州人也六歲樂道父母不聽至年十一斷葷辛絕味清虛淡朗姿貌詳雅讀大涅槃經誦妙法蓮華經及年十七隨父出都精進勇猛行人所

不及父母愛焉聽遂其志十八出家住樂安寺從斌濟柔次四法師聽成實論及涅槃諸經於十餘年中鬱爲義林京邑諸尼無不師受於是法筵頻建四遠雲集講說不休禪誦無不標心正念日夕忘寢王公貴賤無不敬重十方覲遺四時殷競所獲之財追造經像隨宜遠施時有不泄者改緝樂安寺莫不新整年七十三梁天監十三年卒葬于石頭崗時復有惠意以禮誦爲業

底山寺道貴尼六十四

道貴本姓壽長安人也幼清夷冲素善斫機理志幹

勤整精苦過人誓弘太化葷鮮不食濟物爲懷弊衣
自足誦勝鬘無量壽經不捨晝夜父母憂念使其爲
道十七出家博覽經律究竟文理不羨名聞唯以進
道爲業觀境入定行坐不休悔過發願言辭哀敏聽
者震肅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善相推敬爲造頂山
寺以聚禪衆請貴爲知事固執不從請爲禪範然後
許之於是結掛林下栖寄畢世縱復屯雲晦景委雪
埋山端然寂坐曾無悶焉得人信施廣興福業不以
纖毫自潤已身年八十六梁天監十五年卒葬于鍾
山之陽也

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尼六十五

法宣本姓王剡人也父道寄世奉正法宣幼而有離
俗之志年始七歲而蔬食苦節及年十八誦法華經
首尾通利解其指歸坐臥輒見帳蓋覆之驟有媒娉
誓而弗許至年二十父母攜就剡齊明寺德樂尼改
服從道卽於是日帳蓋自消博覽經書深入理味成
戒已後鄉邑時人望俗義道莫不服其精致逮宋氏
之季有僧柔法師周遊東夏講宣經論自嶧嶠而之
禹穴或發靈隱或往姑蘇僧柔數論之趣惠基經書
之要咸暢其精微究其淵奧及齊永明中又從惠熙

傳

丘丘傳卷四

三

三

法師諮受十誦所餐日優所見月贖於是移任山陰
招明寺經律迭講聲高于越不立私財以嚬施之物
修飾寺宇造構精華狀若神功寫經鑄像靡不必備
吳郡張援潁川庾詠汝南周顒皆一時之名秀莫不
躬往禮敬齊巴陵王蕭昭胄出守會稽厚加供待梁
衡陽王元簡卽到郡請爲母師春秋八十三梁天監
十五年卒矣

比丘尼傳卷第四

音釋

黍

直一切書黍也

糲

郎達切脫粟也

潜

所間切涕淚

貌

疑

魚力切

毓

余六切

鮒

古攜切魚名

軒

下有聲切

鵲

鵲鵲切

鵲

鵲鵲切

鵲

鵲鵲切

鵲

鵲鵲切

鵲

鵲鵲切

切下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藿

藿藿切

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齧

齧齧切

于非

贖

鋤陌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贖

贖贖切

浙江嘉興府楊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比丘尼傳計字九千零六十一
該銀五兩三錢一分
順治十八年十月日徑山比丘徹徹印開識

專

比丘尼傳卷四

三

三

傳

此正所傳名目

三

微

十門辯惑論卷上

唐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行地參園綺摺紳嘉其令望縑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于我二諦公孫生之聰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唯秘密述之取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載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讚道門六

觀業收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擎十號之尊乎非獨以早移尊於理非順實亦佛與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

助佛揚化未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示下愚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有平等誓願時乘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遠遙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詰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群聖啓權智以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華總持之力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眾佛之師

謝其真入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
無動而方明故如來乃瞻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掌
三昧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者孰知天之高
下矧乎慧眼遐觀見牟尼於實相神足甫運持妙喜
於華鬘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羅穀之喻
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

吉藏師云
金粟事出

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檢諸經錄
目無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者佛道甚易云

何勤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
不寔化群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爲若斯哉且文殊乃
然燈之師釋迦又然燈之弟子文殊旣爲諸佛之母
應成佛在然燈之前況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
佛文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彌勒成佛於後而文
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
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也如文殊未成爲
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已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
非之理請爲言之辯惑曰至人無已爲物有形高卑
不可已跡定隱顯不可已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

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明之
按法華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
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無礙能至菩提詳夫
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所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
乘之事也辯才無礙者善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
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功畢十度因圓獻寶珠而轉女
形坐蓮華而陞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
龍王女卽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心卽謂凡位
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
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由其致詰達之心也何其曲

哉又按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
如來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
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普見竊以文
殊智包權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劫已爲龍種之尊
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子或正位北方久名寶積
或授記來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
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而見身豈可以
一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然燈而函丈逢釋迦而
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然龍女自
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

人後已竝曲成方便實爲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與已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旣信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華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一千像法一千竝爲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爲食頃此則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灰燼今旣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

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千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

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

沙門復禮曰法華經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

華經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漏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兼燈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

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爲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爲謬法華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或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者闍穢國之靈鎮法華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爲

謬也不亦大哉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乘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旣娑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旣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華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三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土已觀何有穢土故始自集分身

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竝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災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覈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華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維摩之日實

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逸多殺父母豈福人哉而許出家也闍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甕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而明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

今未破業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
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
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
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
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
祥輝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竝紛綸而有
據豈寂寞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以昭彰而感通中
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陵之伍懷愚混
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膂而曾毀非其人也道
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

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
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
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奐若先霞而後日類始
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
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
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
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
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羸矜小功而背誕具行三逆
知昨非而迴向迴向者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
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福亡永劫而沉淪

罪滅卽身而解脫故語曰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卽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贍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之仁將此爲是問乎爲非問乎必以爲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逸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

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寒彼爲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機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爲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子勸闍王害佛尚爲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爲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爲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

無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爲化哉若以善星爲真者何不同之昆季陞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地獄豈慈悲也但桎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闇王之醉象何爲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

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謗害輕重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成於逆成逆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斯斷善根乃受闡提之號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又問善星爲真爲化者凡化之爲理必當以混真爲妙真妙之爲事自然以似化爲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餽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爲最後之說迦葉再請善星是斷下之人穢囷嗟其永

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
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爲化豈無爲化之理曾無是化
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詎
得魚徧習諸禪爲山而已止贊同碩鼠之爲技若飛
鳥之能言雖遮門人還如伯寮空稱佛子更甚商均
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
逢鋪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
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尚招螢火之譏智慧
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徃照今俾
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

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王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
教而爲解庸匠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爲
善不可與惡者上智也可與爲惡不可與善者下愚
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
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
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陀之等者中人也
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因而學之成羅
漢謗因謗果人斯下矣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益
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焦種生芽有
淪淪淪淪不能遺枯條布葉豈可間然於時雨有望於

良疇者哉洎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搔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荆棘之田寧望後種知見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測廻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大之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

反經讚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爲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闇王必應自害何爲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而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爲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

害放情而動忘已之得失人之利矣已雖失而行之
人之害矣已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
之者誹謗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
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徧否臧不足以訓時聖
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匡物順而匡物者文殊之等
也逆而匡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
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搢紳希更指掌釋曰起
予者商也聊爲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
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旣著矣
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

旣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
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旣均矣優劣可
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卽扣頭伸敬調達多爲菩
薩卽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爲受化
之人耳安知爲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善爲師
茲理久著仲尼旣稱誘矣調達何用不臧也故經云
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卽其義
也或人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
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爲化旣

足矣何用返經而爲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夏氣長羸隴麥以之憔悴秋風淒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遣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沿淺及深乎又曰爲惡以化人者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爲化乎釋曰惡人爲逆果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覩物恐怖而能懷賒則冥冥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爲化焉然調達始

終行事權實雙辯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賔方爲實稱故驚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柰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置應同頴叔小惡無犯豈作潘崇因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有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殃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尚爲不勸寔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

四

立
日
釋

楮卽刃切紳失人切謂揮笏於紳也穀胡祿切縹縹也睽音眷念也聯

混沌
混沌猶言無分辯也
噤
噤渠略切
噤笑

也切粗坐五切徼吉弔切瀛海以成切與

餽 思穀切。餽，實也。**困** 胡困切。濁也。**簣** 求位切。

澹衣儉切 糅女敕切 倖倖古堯切

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賞刻此
上卷計五千五百四十

一錢九分
年八月 日徑山比丘徽微印開識

唐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觀業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韋提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痂時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爲哉

辯惑曰夫業之爲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焉不極渺渺綿綿變化消息夷兮無形希兮無聲無形無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爲種植殊途而布護人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爲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

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無終譬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蔓三界難以歸根而業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朱督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

苦不聞聲小而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唆勉職黍稷盈疇農夫失時茨棘遍野借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望不根不莠如坻如京採薜荔於水中擣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爲福始惡是禍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聞命矣何迺頻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豐仍蒙福未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卽身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次生未受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經時

卽熟焉次猶薅稂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勤今惰者野無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惰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冀以象而申意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爲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技技成而思巧旣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善過而業廢旣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

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聿興卽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見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

有業物也無心無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爲王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毘富羅山遊行射獵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卽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洗而延壽或餘

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
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循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
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
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
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
竝云阿那含者名爲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
阿闍唯見見在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
悔熱遍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
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陞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
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卽翻損任之卽自益

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回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
泥犁之城救之卽爲益任之卽爲損斯卽觀其所應
救救之以爲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爲利而曰應救
而不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
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
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濫觴業難犯善
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卽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
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顛不扶
乎賢愚竝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群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爲優卽涅槃爲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華證大乘爲優卽涅槃以大空爲門豈劣於法華也法門不二何爲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能以致響群物絡繹無鏡何居

而生像故知形聲爲之感鏡谷爲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

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迹以之
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卽有以明空依
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爲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
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華之爲旨也弘三
點之奧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
斯涅槃之爲致也此竝大乘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
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
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
仁欲謂不依法華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華是
衆經之王般若爲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

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
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
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授
藥班倕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
繹誠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
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
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
經卽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分流設險海若爲百谷
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二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
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僉義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

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或曰教迹非一法門不二辯讚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華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則舟楫爲之最載馳廣陸則車騎爲之先燕處超然官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

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艦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時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卽舟楫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卽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卽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卽此滅非虛何爲犢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可得聞乎

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犢子梵志滿十
五日得須陀洹於娑羅林修行二法
不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
涅槃月餘之言異吾所聞之也

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爲義涅槃以至寂爲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遣功無不

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旣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况今惚若存若沒窈兮冥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

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
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
子何廼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歟仁今問涅槃
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
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
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
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卽無尺丈無始終固無
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
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
金剛之身卽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

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壽命之中最爲第一
富哉聖教盡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奚更疑之以
生滅或曰聞真常之義欲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
昧於朝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槃耶釋
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
真如妙性爲之體大悲般若爲之助般若故不住生
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雖證而不取不住
生死故雖在而不著證而不取故有感受所以卽興在
而不著故無緣所以卽謝斯則寂然不動形遍十方
澹爾無思智周萬物應見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

常住豈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狀身長辭有患形同槁木遽已燒然心類死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般涅槃能建義斯無住涅槃之用也豈乖真常之義哉或人又曰涅槃之道若常者何有雙林之事耶釋曰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爲之體出纏被了爲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爲之性冥真照俗爲之業化身以內依勝智爲之本外應羣情爲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卽翳霧歛卽明其性本

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升朗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沚清卽見流濁迺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離經辯志晦明於初學或納采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鬣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兇邪革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顙一一國土處處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或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典廢是則真爲寂靜化是推遷鶴林之事不無損

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一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迹隨物見身身迹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廼定化體之推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卽法也化身卽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

性虛而謚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曰何謂也曰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見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影之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之性者卽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又云

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暫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忘其質器候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脅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華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

何足以枉於高問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卽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卽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擊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矣非所敢言惑人率爾而興喟然而歎曰前言之過也馴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棲甃莫辨括地之深澤鵲槍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旣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恒靜竝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

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斃故知同凡偃臥示迹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惜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期在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華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縑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爲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旣不知

焉用王也何不肆覲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耀千乘萬騎雜沓青漢之間振鼓鳴蕭嘈噴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惇疊恤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萬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匱之仙罇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蚩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淙伊耆致昏墊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之末八挺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爲聖王者其若斯哉

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
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
遠聽佇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
未嘗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耀將列宿而分時蘭風
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
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覩況乎今昔之
遼哉夫輪王之興也十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
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軾
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漏出寶田氣色

詎別於寒暑珠桂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
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
景曆三十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
鬼神用教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
增之日殊非壽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

按諸經論三千

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任同時而壞壞已空成任壞空
各二十劫如是循環終而復始於任劫之中從閻浮
提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
故俱舍論云輪王八萬出離心論云劫增轉輪王出
也
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暴竝
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
逢寶馬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戮翦唐虞已

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華之時輪王預聽釋
曰竊以聖人作萬物覩諸佛興十方萃是知四兵扈
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
偈云又千萬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
矣來論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
見金輪東轉釋曰夫載籍之興本乎書契書契之作
原乎易象因二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
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以爲文斯乃書契
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
義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

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
存子說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毘陵爲大帝所居華胥
桂州依稀得其地容成太上髣髴臻其道而文物並
闕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
詰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
以時比事義可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
近無哲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
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或曰若輪王但生於
八萬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
字之辰百年已減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

者化而爲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
仙人相如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來記獻土之童
但王一分之地鐵輪之事未聞實錄或曰佛記作輪
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輪王乎但
言作鐵輪王卽明矣何故據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
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德何故始行十惡終無七寶乎或人又曰皇王者所以
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初
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競當斯
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
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
令有頂地之高陞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爲

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尚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
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
醉於巫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

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迹者所以明本
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迹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
合未得其門者能無歧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卽善矣
檀越曩構淳因福履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
天挺藹君子之松柏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
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彊記何其美矣至若
開邃鍵而探牘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

涉於非聖若疑而敘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爲聯
載一車而可怪然敬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
斯言詎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
齒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慚瀉器同秋螢之末景業
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矣非
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曷涉兔未足
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千時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音釋

